

仿逝 ____ 开始 ____ 那边 ____ 假日 ____
 居家记 ____ 归来记 ____ 今琐记 ____ 顺手记 ____ 反手记 ____ 钞书记 ____ 幽灵记 ____ 房间记 ____ 绳索
 仿逝 ____ 开始 ____ 那边 ____ 假日 ____
 居家记 ____ 归来记 ____ 今琐记 ____ 顺手记 ____ 反手记 ____ 钞书记 ____ 幽灵记 ____ 房间记 ____ 绳索记 ____ 模仿记 ____
 陌生的城市 ____ 流言的城市 ____ 幻想的城市 ____ 契约的城市 ____ 恋物的城市 ____ 未来的城市 ____ 盛装的城市 ____ 闲暇
 抄书记 ____ 幽灵记 ____ 房间记 ____ 绳索记 ____ 模仿记 ____ 外滩记 ____ 虚构记 ____ 平庸记 ____ 鬼魂记 ____
 流言的城市 ____ 幻想的城市 ____ 契约的城市 ____ 恋物的城市 ____ 未来的城市 ____ 盛装的城市 ____ 闲暇的城市 ____ 拜金的城市 ____
 房间记 ____ 绳索记 ____ 模仿记 ____ 外滩记 ____ 虚构记 ____ 平庸记 ____ 鬼魂记 ____
 的城市 ____ 契约的城市 ____ 恋物的城市 ____ 未来的城市 ____ 盛装的城市 ____ 闲暇的城市 ____ 拜金的城市 ____ 枯竭的城市 ____ 奢
 模仿记 ____ 外滩记 ____ 虚构记 ____ 平庸记 ____ 鬼魂记 ____
 闲暇的城市 ____ 拜金的城市 ____ 枯竭的城市 ____ 奢侈的城市 ____ 蜗居的城市 ____ 伪语的城市 ____ 庸众的城市 ____ 爱欲的城市
 陷阱 ____ 勾引 ____ 虚妄 ____ 位置 ____ 信仰 ____ 回溯 ____ 聚会 ____ 大街 ____ 书信 ____ 嫉妒 ____ 浪子 ____ 边界 ____ 嗜好 ____ 细语 ____
 市 ____ 邂逅的城市 ____ 宴饮的城市 ____ 贫困的城市 ____
 居家记 ____ 归来记 ____ 今琐记 ____
 边界 ____ 嗜好 ____ 细语 ____ 仿逝 ____ 开始 ____ 那边 ____ 假日 ____
 陌生的城
 居家记 ____ 归来记 ____ 今琐记 ____ 顺手记 ____ 反手记 ____ 钞书记 ____ 幽灵记 ____ 房间记 ____ 绳索记 ____ 模
 陌生的城市 ____ 流言的城市 ____ 幻想的城市 ____ 契约的城市 ____ 恋物的城市 ____ 未来的城市 ____ 盛装的城市 ____ 闲暇的城
 记 ____ 绳索记 ____ 模仿记 ____ 外滩记 ____ 虚构记 ____ 平庸记 ____ 鬼魂记 ____
 陷阱 ____
 城市 ____ 闲暇的城市 ____ 拜金的城市 ____ 枯竭的城市 ____ 奢侈的城市 ____ 蜗居的城市 ____ 伪语的城市 ____ 庸众的城市 ____ 爱欲的城
 陷阱 ____ 勾引 ____ 虚妄 ____ 位置 ____ 信仰 ____ 回溯 ____ 聚会 ____ 大街 ____ 书信 ____ 嫉妒 ____ 浪子 ____ 边界 ____ 嗜好 ____ 细语 ____ 伤
 市 ____ 爱欲的城市 ____ 邂逅的城市 ____ 宴饮的城市 ____ 贫困的城市 ____
 居家记 ____ 归来记 ____ 今琐记 ____ 顺手记 ____
 ____ 开始 ____ 那边 ____ 假日 ____
 陌生的城市 ____ 流言的城市 ____ 幻想的城市 ____ 契约
 来记 ____ 今琐记 ____ 顺手记 ____ 反手记 ____ 钞书记 ____ 幽灵记 ____ 房间记 ____ 绳索记 ____ 模仿记 ____ 外滩记 ____ 虚构记 ____ 平庸记 ____
 ____ 恋物的城市 ____ 未来的城市 ____ 盛装的城市 ____ 闲暇的城市 ____ 拜金的城市 ____ 枯竭的城市 ____ 奢侈的城市 ____ 蜗居的城市

另一个城市

吴亮 著



重庆大学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另一个城市/吴亮著.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9.4
ISBN 978-7-5624-4836-5

I. 另… II. 吴…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44186 号

另一个城市

Lingyige Chengshi

吴亮 著

责任编辑:陈进
特约编辑:张兰
策划统筹:

版式设计:胡柳
责任印制:赵晟
封面设计:杨林青



楚牛文化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张鸽盛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正街174号重庆大学(A区)内

邮编:400030

电话:(023) 65102378 65105781

传真:(023) 65103686 65105565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邮箱: 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升光电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9.875 字数:212千

2009年4月第1版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4836-5 定价:29.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目录

001 序 汪民安

海市蜃楼

009 聚会已经像露水那样蒸发

016 不为人知的勾引

021 在废弃的塔楼上眺望

027 虚构就是一盏灯

032 迷失在大街

040 不可挽回

046 背道而驰的信仰

051 危险之夜

057 嫉妒

062 关于乞丐和浪子的传闻

069 停顿的窗口

074 在边界上流逝

080 互不关联的嗜好

085 那一年的冬天如此漫长

092 细语

098 深居简出的人

104 那边

109 生活在继续

另一个城市

119 陌生的城市

124 流言的城市

129 幻想的城市

135 恋物的城市

140 未来的城市

145 闲暇的城市

151 拜金的城市

158 枯竭的城市

165 奢侈的城市

171 契约的城市

177 蜗居的城市

183 伪语的城市

191 爱欲的城市

198 邂逅的城市

206 宴饮的城市

213 盛装的城市

- 220 庸众的城市
229 贫困的城市

不合时宜的笔记

- 239 居家记
245 归来记
249 今琐记
255 顺手记
262 反手记
269 钞书记
275 幽灵记
281 房间记
284 绳索记
286 模仿记
288 外滩记
291 虚构记
295 平庸记
302 鬼魂记

序

汪民安

写这个序言，我有点不自量力。我之所以答应吴亮的要求，完全是因为我喜欢他的写作，从二十年前我上大学的时代开始，我就读他的著述，直到今天。我有一些心得，我要说出这些心得。我要承认，我曾受惠于他。他的著述给我带来过欢乐。我至今记得，大概是1990年，整天无所事事的我，在图书馆偶然翻到一篇他的论商场的文章，看完这篇文章，我从图书馆走出来，感觉就像是酒足饭饱之后从饭馆出来一样。我记住了吴亮这个名字。那个时候，天气一直有些沉闷，但那一刻我却感到了一点生机。

很难将吴亮进行专业上的分类，他是个文人。对于一个文人来说，观点非常重要，对观点的表达则同样重要。较之观点而言（我同意他的大部分观点），我更喜欢他的表述，喜欢他谈论事物的方式，喜欢他对事物的特殊洞察力。他敏锐，富于洞见，反应迅速，思维密集，他知道自己的能力，有时候也陶醉其中。他能同时进行抽象的冥想和具体的回忆，能同时进行婉转的抒情和率直的雄辩，能同时将玩笑和诚实融于一体。他能够编撰生动的文学细节，也能够进行抽象的理论玄想。他有时候玄妙无比，有时候又具

体清晰。他的风格，有时候像个神秘主义者一样充满玄机，有时候像个孩童一样简单而天真。在陈述他的观点的时候，他是绝对主义者，而大部分时候，他又像个怀疑主义者。他会叙事，会雕刻细节，会申辩，会抒情，会嘲弄，会诘问。他能在同一篇文章中，既扮演作家的角色，也扮演理论家的角色，既能表现出诗人的词语敏感，也能传达出一个教主般的庄重口音——他能呼喊也能低语。所有这些在他这里能毫无冲突地熔于一炉——毫无疑问，吴亮有一种非凡的写作能力。

吴亮尝试过各种文体，但最擅长的还是随笔形式，这可以让他淋漓尽致地发挥，他将随笔形式玩弄得炉火纯青。他从来不固守某种写作的形式禁区——他让形式屈从于他的表达欲望，表达的欲望决定了它将采取什么写作形式。为此，他发明了各种各样的对他来说适合的形式。他有过自我辩驳的对话，有过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和艺术评论，有过小说，有过虚拟的自我采访，有过只言片语的警句，有过对《世说新语》的古汉语戏拟，甚至还借用诗歌分行的表达形式。对于吴亮来说，写作是不需要格式的。很多人以一种惋惜的口气说他放弃了文学评论（他最初是以文学评论博得了盛名），事实上，不是他非要放弃这个写作形式，而是文学评论这个形式已经失去自身的活力了，也就是说，当代文学及文学评论已经激发不了他的写作冲动了——他没有必要将自己设定为一个职业化的文学评论家。他不是被职业所限定，而是被他的写作欲望所限定，一旦没有写作欲望了，他宁可不写。他没必要让自己迁就某个格式，迁就某个职业声望。

有欲望就写，没有欲望就不写。所以，我们看到，一旦写作，

他就非常投入。吴亮对所有他谈论的对象，都充满了兴趣。即便谈论的事情无足轻重，他也从不敷衍。他一写作，就非常较真——即便他采用的是轻松的戏拟方式。这种较真和投入的表现方式是激情的瞬间的大量损耗。这是消耗身体的写作，并不适于长篇大论。吴亮是灵感式的，我相信他写作之前，也许不知道他要写什么，他的许多作品都是借助于写，而非借助于事前的精心构思而成形的。他喜欢碎片的形式，尽管他有时候非常讲究逻辑，借助于逻辑的力量，他迅速而尖锐地找出别人的破绽，尤其是在与人论辩的时候（他是我见过的最好的论辩家之一）。但有时候他也讨厌逻辑，逻辑对他来说是不折不扣的绳索，逻辑成为他的障碍。我们经常看到，他的上一段和下一段没有关联，甚至是，他的前一句和后一句没有关联。他的一句话就是一个完整的印象，或者一个独立的观点，或者是一个自主的世界。他的思路并不被总体性所统摄。这是他的特点，同那种一以贯之的逻辑性相比，他有时候将自己投入到对瞬间、对即时性的兴趣中。

这样，很自然地，他对对象的描述通常是现象学式的，他从各个角度呈现他的描述对象，直接将自己的感觉写出来，他很少在自己和对象之间寻求一个理论中介——他充分信任自己的感觉，事实上，他的感觉，他对感觉的表述，以及建立在感觉上的判断，确实是无与伦比的（这是他最吸引我的地方，我总是对他的感觉会心一笑）。这些感觉总是能抓住谈论对象的要害。这也是吴亮能谈论各种各样的日常事物的原因，他谈论这些事物的时候，不是凭借知识（他并不以博学见长），而是凭借他的细微感觉。这也是为什么他谈文学，谈艺术，谈城市，谈日常事物的原因——如果没

有感觉和经验，再大的知识胃口，也无法消化这些东西。

到底哪些对象能够吸引他呢？他总是在找感兴趣的话题，他有认知新世界的欲望。而且，这些兴趣和欲望总是有惊人的预见性。确实，他清楚地知道什么东西值得一谈，什么东西不值一提。通常情况是，他涉及的这些话题过于超前了，在他谈论它们的时候，它们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等人们都在谈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他早就把这些问题抛到脑后了。这样，在某种意义上，他总是和知识时尚擦肩而过。他在二十多年前就写过关于当代艺术的对话（那个时候人们对于艺术一无所知），关于城市的书（看看大学中的人今天如何地涌向城市研究），也是在差不多二十年前他就写过论商场、医院、游乐场和饭馆的文章（人们如今把这类兴趣称作是“文化研究”），他甚至还兴致勃勃地论述过麻将。他评论过的作家和作品现在几乎成为当代文学的经典——这全凭他的直觉和良好趣味，他不需要什么学术思潮的引导。在这个方面，他既不需要老师，也不需要学生。他对新理论思潮并不去刻意钻研，但他的字里行间到处都是新思潮的幽灵——事实上，吴亮完全是凭借直觉和经验（而不是书本）在呼应这些新思潮。事实上，我们要问，哪些新思潮的萌芽不是来自认知世界的欲望？

没有人不对他的语言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总是能在他的词库中搜索到最有表现力的词语，这些词语在句子中夺目而耀眼，熠熠生辉，这些词语要么是非口语化的，要么远离了它们在口语中的运用方式。吴亮是离口语最远的写作者，他通常以最书面化的方式来谈论最日常的对象。这使得那些谈论的日常对象好像布满了光辉。即便他说的很多是常识，正是这些独具匠心的语言，这些常识，就好

像上升到真理的层面了。吴亮藐视学院派，蔑视学院派的写作行规和技术。他不需要枝枝节节的论证，不需要大量的事例和注释，也不需要过渡性的废话和行话。他受不了词语和句法的平庸。他宁可將一大堆意义相近的词语或者短句堆积起来，让这些词语和句子既相互挤压，也相互绵延，它们由此进行一种高强度的持续撞击，从而获得一种不依不饶的递进效果。在这方面他偶尔也表现出文人特有的炫耀，但他有资格炫耀：他的语感是天生的，再多的词语，再多的句子的堆积，都不会打乱行文的节奏，相反，它们只能使行文更富于节奏感，使行文变得奢华并由此获得一种骄傲感。而且，他喜欢在写作中寻找假想敌，有了假想敌，他的语气和语感就更加坚定，更加绝对，更加雄辩，更加充满了启示录的气息，更加毋庸置疑——或许也更容易开罪于人。

今天，人们不怎么注意吴亮了，人们总是说吴亮是属于八十年代的。但在我看来，他是属于文学史的。他注定是要以一个文人的身份进入文学史的。就文学和写作而言，人们的注意力总是偏离了文学和写作本身。如今，要么是肤浅的年龄划分，要么是商业的噱头，要么是学术的权力体制在这个领域内占据着主导性的发言权。我们总是忘了倾听吴亮这样的独特声音。一种如此文雅而充满力量的声音，一种如此充满趣味的声音，一种让笔下的俗常事物充满了光辉的声音，仅仅因为它不在大学体制之内，也不在商业的密谋之内，我们就不该倾听吗？

2008年5月2日

•

海市蜃楼

聚会已经像露水那样蒸发

在我生存状况之外的意义对我而言意味着什么？

——加缪

他去了另一座城市。那只是因为一次意外的邀请。他觉着冷，一定是两边楼墙下的积雪在开始融化。天黑得很早，他看不清手绘的示意图，只凭感觉朝前走。他不停地吸烟，持烟的手指冻得发僵。街灯和街灯不仅相距着非常大的距离，并且高悬在半空中，完全失去了照明的功能。这使他很纳闷。如果街灯只是一个摆设，而不是为了提供光明，那就只好求助于自备的手电筒甚至火把了。人必须看清他面前的这一片区域，如果他看不清，手中的示意图又有什么用呢。昨天晚上，他还在自己的城市里，一边拿着电话听筒，一边就按照朋友的详细描述画了一张地形图，上面注明了好几个便于识别的标志，比如一座桥，一道黑铁门，一家贸易公司和电器行，还有一个私人诊所……但他只找到了桥，别的什么都没看到。大街宽阔得让人难以置信，站在一侧的人行道上，对面的楼房就黑糊糊的，和夜色混为一体。所有的门都好像是黑的，所有的灯都灭

了，似乎这些楼房从未有人居住过。而且，那些楼房彼此孤立，在楼房和楼房之间，是长长的临时围墙。从围墙的缺口看进去，里面荒草丛生，白茫茫的积雪闪烁着幽光。他曾试图询问遇到的两个过路人，其中一个中年妇女见到他走近，赶紧避开了。另一个是围着厚围脖的男子，慌慌张张地说了一声不知道，也加快了回家的脚步。

眼下他突然有种被抛弃在荒郊野地里的感觉，那两个不愿帮助他的人如果在白天一定不会这样惊恐地急于逃离他。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黑夜造成的，特别是这空荡荡的大街，如果旁边有一家咖啡馆，事情就会简单得多。不过也未必。他回想起几年前，在他居住的那个城市，凌晨的时候他和两位远道而来的朋友喝得醉醺醺的，走进一家甜品夜店，老板娘一看见他们，连忙说就要关门了你们去别的地方吧。是啊，黑夜，空旷，酒醉，陌生人，这一切加在一起就会产生隐隐的不安甚至恐惧，这种恐惧把人和人隔离了。

算啦，北方城市冬夜漫长，一到傍晚，人们都躲到有暖气的屋子里去了。他们将窗户紧闭，窗帘也掩得严严实实，远远看去，一幢幢高楼全黑咕隆咚。商店生意冷清，也早早停止营业。人们仍然有在冬天储存食物和用品的习惯，像耗子那样缩在洞穴里。这时候，除了全城不多的几个商业繁华地段，绝大多数的街区都一片寂静。生活在每一个掩着窗帘的屋子里继续着，只是对某位孤单地走在寒冷的街上寻找某个陌生号码的人，生活似乎静止了，甚至是死去了一般。他想，要是中午时分来到这里就好了，可以看到蓝天，还有许多路人。现在，连一家龌龊的小饭店也看不见。因为寒风呼啸，他没有感到这个夜晚其实非常纯静，繁星在头顶闪烁，时光像

任何一个日子那样从容不迫，与无言的肃穆。

这时，他随身带着的电话响了。他的朋友问他是不是发生了什么问题。他不愿意说自己找不到那个地址，而且已经在那个区域转悠了将近一个小时。他也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一点都不着急，搪塞说他的飞机误点了，现在正在从机场到市区的路上。他的朋友说，那就直接去一家饭店吧，这家饭店是新开不久的，计程车司机可能不知道，但只要说在艺术学院大门对面，就肯定没有问题了。因此此地没有人不知道这所艺术学院的。

从一种心情迅速转到另一种心情，有时候竟非常简单，简单到只要打开一扇门。半小时后，杯盏交错的喧嚣生活开始了，他身上很快恢复了暖洋洋的感觉。刚才还包围着他的冷寂和孤单，已经完全扔到了大街上。在饭桌上，他没有时间想别的了，除了等待他的昔日朋友，还有邻座的几位有过一面之交的间接的熟人。他们过来和他说话，并拉他坐在他们中间，一面碰杯一面寒暄，显得十分亲热，有种他乡遇故知的兴奋。后来，他的昔日朋友告诉他，就在斜对面的角落里，坐着来自他同一个城市的两位艺术家，他们早就看到了他，但装作没有看到。他说是吗，也许他们并不认识自己。再说，偶然相遇，又能说些什么呢。饭店墙上挂着一些他熟悉的画，也许是印刷品吧。它们一眼就能认出是谁画的，咧开的嘴，笨拙的脑袋，以及艳丽夺目的巨大花瓣。唉，这些画如同商标一般在许多画展和画册中重复出现，在全世界漫游，他对它们的熟悉已经超过对艺术家的脸的记忆。他们也许是这里的常客，听说这家饭店的老板是一位收藏家。他觉得眼前这一切那么地合乎情理，吃饭，艺术，交际，收藏，还有阵阵喧嚣，和从近旁传来的粗鄙谈话。